

雅堂书库

中国全史

第二部

《中国野史》

中国野史

万历野获编

第一部

(明) 沈德符 著

目 录

序.....	1
续编小引.....	2
补遗序.....	3
补遗跋.....	4
分类凡例.....	5
卷一.....	6
卷二.....	40
卷三.....	76
卷四.....	106
卷五.....	134
卷六.....	158
卷七.....	185
卷八.....	211
卷九.....	233
卷十.....	258
卷十一.....	286
卷十二.....	313
卷十三.....	342
卷十四.....	366
卷十五.....	390

卷十六.....	416
卷十七.....	437
卷十八.....	463
卷十九.....	494
卷二十.....	517
卷二十一.....	542
卷二十二.....	561
卷二十三.....	590
卷二十四.....	614
卷二十五.....	638
卷二十六.....	665
卷二十七.....	692
卷二十八.....	721
卷二十九.....	745
卷三十.....	774
补遗卷一.....	802
补遗卷二.....	840
补遗卷三.....	885
补遗卷四.....	923

序

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事，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与陇亩老农，谈说前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久而渐忘之矣。困厄名场，梦寐京国。今年鼓篋游成均，不胜令威化鹤归来之感。即文武衣冠，亦几作杜陵夔府想矣。垂翅南还，舟车多暇，念年将及壮，遭回无成，又无能著述以名世，辄复绸绎故所记忆，间及戏笑不急之事，如欧阳《归田录》例，并录置败簏中，所得仅往日百之一耳。其闻见偶新者，亦附及焉。若郢书燕说，则不敢存也。夫小说家盛于唐而滥于宋，溯其初，则萧梁殷芸，始有小说行世。芸字灌蔬，盖有取于退耕之义，谅非朝市人所能参也。余以退耕而谈朝市，非僭则迂。然谋野则获，古人已有之，因以署吾录。若比于野人之献，则《美芹十论》当时已置高阁，非吾所甘矣。编中强半述事，故以万历冠之。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沈德符题于瓮汲轩

续编小引

今上御极已垂五十年。德符幸生尧舜之世，虽困处菰芦，然咏歌太平，无非圣朝佳话。间有稍关时事者，其泾渭自明。藿食者，但能粗忆梗概而已。至于风气之转移，俗尚之改革，又渐与往年稍不同。盖自丙午、丁未间。有《万历野获编》共卅卷，弃置废篋中，且辍笔已十余年而往矣。壮岁已去，记性日颓；诸所见闻，又有出往事外者。胸臆旧贮，遗忘未尽。恐久而并未尽者失之，遂不问新旧，辄随意录写，亦复成帙，绪成前稿，名曰“续编”，仍冠以万历。其事亦有不尽属今上时者，然耳剽目睹，皆德符有生来所亲得也。昔吾家存中，身处北扉，淹该绝世，故《笔谈》一书传诵至今。吾家石田，虽高逸出存中上，终以布衣老死吴下，故所著《客座新闻》，时有牴牾。德符少生京国，长游辟雍，较存中甚贱。而所交士大夫及四方名流聚斝下者，或稍过石田，因妄为此笔。总之，书生语言，疵误不少，姑存之以待后人之斥正。或比于《玄怪》、《潇湘》诸录，差为不妄。今圣人在宥，当如纪年所称万数，与天罔极，野之所获，正不胜书也。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岁新秋，题于敝帚斋

补遗序

先高祖孝廉公。撰万历野获编二十卷。又续编十二卷。精核该博。凡朝常国典。山川人物。钜细毕举。惜未梓。至崇禎末。长溪为萑苻之藪。流离播迁。累世琬琰。具已澌灭。是编所存。仅十之四五。振自束发受书以来。抚卷寻绎。辄为扼腕痛悼。叹遗编之失守也。犹幸天假之缘。原目俱在。得以知其残缺。藉以搜订。辛卯壬辰间馆禾城。旁征博询。所见不下数十册。无如传钞互异。讫无全编。惟桐川钱氏所藏。得自梅里朱氏。较多于他本。而质之原目。亦止十之六七耳。尔载先生更为列门分部。事以类序。惟次第非复本来。然颇便于展览。因以钱本为主。而汇集诸家所藏。视钱本之所缺者而抄附之。又共得二百三十余条。作为八卷。覆校原目。一无所遗。振窃大幸是书之得全。不敢谓小子搜辑之力。而丰城剑合。先高祖之灵。实凭式之也。康熙癸巳闰五月五世孙振谨识。（据康熙写本补）

补遗跋

钱牧齐云。自王李之学盛行。吴越间学者矜其残渾。相戒不读唐以后书。而景倩独近搜博览。其于两宋以来。史乘别集。故家旧事。往往能敷陈其本末。疏通其端绪。家世仕宦。习闻国家故事。且及见嘉靖以来名人献老。讲求掌故。网罗放失。勒成一家之言。以上史馆。惜其有志而未逮也。朱竹垞诗综。亦全录此文。但于勒成一家之言下。节去以上史馆四字。并易下句为惜其未就也。谨按牧齐先生有志未逮之语。谓上史馆也。今诗综所易。则直视此编为未就之书矣。恨振生也晚。哲人已逝。不获以此全帙奉正。而受之先生之言不我欺也。（沈振撰。据康熙写本补）

分类凡例

秀水沈景倩先生，以万历戊午举于北畿。祖父皆以进士起家。景倩初随寓京师，该洽好古，日读书一寸。所交卿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戚里，习闻前朝掌故，沿革折衷，考之往昔，验之将来，其是非予夺，一出于公，而不为门户偏党。此史家必当取材者。但随时纪录，缺失甚多。即其自叙，云仅得往日百之一，后复合成续编。而遗目及编中所载之录于前书者，往往不可得见。朱竹垞检讨向日抄传未全，归田之后，多方搜辑，略已具备。余得借观，苦其事多猥杂，难以查考，因割裂排缙，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庶便因类检寻云。

凡分类之书，皆先立篇目，后集其事词以相从。今此编止就所有者各为标出，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条章粗列，各以类聚。取明白易晓，非敢好立异同。编中次第，多因篇首之年月，其后有追叙以前与傍及者，概不暇细为分析。

昔人云：君子言欲纯事：书欲纯理。详于志常，而略于志异。今此编，上自宗庙百官、礼文度数、人才用舍、治乱得失，下及经史子集、山川风物、释老方技、神仙梦幻、闾閻琐语、齐谐小说，无不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也。六朝唐宋以来，说家概然，有识之士，知无识讥焉。

康熙庚辰八月，桐乡钱枋识

卷一

列朝

【告天即位】高皇帝将登宝位，先于前一年之十二月百官劝进时，上御新宫，拜词于天。其略曰：惟我中国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于天下人民土地，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李善长、徐达等为臣之辅，戡定群雄，息民于田野。臣下皆曰：恐民无主，必俗推尊，臣不敢辞。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祇。如臣可为民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祇来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是时连阴，入明年元旦即晴。至日，日光皎洁，合祭天地，上即位于南郊。按是词先告上帝，以见未敢遽登至尊，且请烈风异景以示不可。是以天下为公，未尝矫饰符命，涂世耳目，真合尧舜汤武为心也。超千古而延万世，宜哉！

【奉先殿】奉先殿者，太祖所建，以奉先灵。凡节候朔望荐新以及忌日，俱于大内瞻拜祭告，百官皆不得预列。循至列圣，追附先朝帝后，行礼如仪。又崇先殿，则世宗初建，以奉兴献帝，效奉先为之。其后进称宗，亦附于奉先殿，而崇先废。奉慈殿者，孝宗所建，以奉生母孝穆纪后，其后以祖母孝肃周

后奉安其中。嘉靖中，又安祖母孝惠邵后于中。此天子所以报诞育之恩，若私祭然。至嘉靖二十九年而罢之。又穆宗登极，迁世宗元配孝洁陈后附庙，而徙孝烈方后于宏孝殿，故景云殿也。又奉生母孝恪杜后于神霄殿，而以上元配孝懿皇后附享其后。今上又迁三后主于奉先，而此二殿之祭，亦辍不举。今岁时及忌日祭告如初者，唯奉先一殿耳。内廷因目之为小太庙。闻主上每遇升殿受大朝，必先谒奉先殿，次及两宫母后，然后出御外殿。盖甲夜即起盥沐，非如常朝御门之简便云。张太岳相公纪事，又云奉称殿为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所作，以祀五庙皇太后。则又属之革除末年文皇鼎建，非太祖矣。此公或别有据。

【京师帝王庙】太祖洪武六年建帝王庙于金陵，七年始设塑像。示几遇火，又建于鸡鸣山之阳。及文皇都燕，未遑设帝王庙，仅于郊坛附祭。至嘉靖十年，始为位于文华殿而祭之。其年中允廖道南请撤灵济宫二徐真君，改设历代帝王神位及历代名臣，上下其议于礼部。时，李任邱为春卿，谓徐知证、知谔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不足改设寝庙，宜择善地。上以为然，令工部相地，以阜成门内保安寺故址整洁，且通西坛，可于此置庙。上从其言。次年夏竣役，上亲临祭，今帝王庙是也。是年修撰姚涑。即议黜元世祖祀，李任邱亦执奏以为不可而止。至二十四年竟斥去，识者非之，则费文通迎合也。廖中允疏。以大慈恩寺与灵济并称，欲废慈恩改辟雍，行养老之礼。礼臣以既有国学为至尊临幸之地，似不必更喜别所。唯寺内欢喜佛。为故元丑俗，相应毁弃。上是之，谓夷鬼淫像可便毁之，不数年而此寺铲为鞠场矣。邵、陶两方士，以提督灵济等宫，领天下道教八衍矣。任邱先已测上意，故存此宫，智哉！

【帝王配享】太祖放古，祀历代帝王俱以功臣配。唯宋太祖之侧，以赵普虽开国功臣，然不忠于太祖，摈不得预。词严义正，似预知他日蹇、夏诸臣背故主投义师者，真圣人也。若元世祖之侑食，则罢安童、阿术二人，而进木华黎与伯颜，尤太祖独见。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时恨虏寇入犯，用汉武帝诅匈奴故事也。

【孝慈录】世以父母忧制中举子为讳。士大夫尤不欲彰闻，虑涉不孝。然太祖作《孝慈录·序》中，已为嗣续大事，曲赐矜贷矣。穆宗在裕邸生长子，是为宪怀太子，时去母妃杜氏丧方期，世宗不悦，得少詹事尹台引《孝慈录·序》为解，上始释然。南朝宋文帝谅阴中生子，秘之至三年始下诏。其来久矣。

【御制文集】帝王御集，莫尊崇于赵宋。每一朝则建一阁度之，如龙图天章而下，俱为收贮秘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诸官，若此朝无集则阙之。即徽宗播迁裔土，南渡尚能博访遗文，以建敷文阁是矣。本朝唯太祖高皇帝、宣宗章皇帝御集哀刻，尊藏禁中。窃谓亦宜特设一阁，以奉云汉之章，令词臣久待次者充之，以寓后圣宪章遗意，亦圣朝盛举也。至若累朝列圣，俱留神翰墨，以至世宗之制礼乐、更祀典，其时高文大册。布在人间。即下而诗余小技，如世传武宗诸帝圣制，莫不天纵多能。即有散佚，亦可多方搜辑，各成一集，建阁备官，以待文学近臣寓直其中，庶乎礼乐明备之朝，无缺典之恨耳。按宋最重龙图，呼学士为老龙，直学为大龙，待制为小龙，直阁为假龙。今世唯礼部仪制一司，说有大仪、中仪、小仪之称，盖昉于此。然唐人又呼谏议大夫为大坡，拾遗为小坡，散

骑常待为大貂，补阙为小貂，又以吏部尚书为大天，郎中为小天。尤奇。

【访求遗书】国初克故元时，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尽解金陵。又诏求民间遗书。时宋刻板本，有一书至十余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贮书，每本以一部入北，时永乐十九年也。初贮在左顺门北廊，至正统六年而移入文渊阁中，则地邃禁严，事同前代矣。至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内署诸书，悉遭大火，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自后北京所收，虽置高阁，饱蠹鱼，卷帙尚如故也。自宏政以后，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至嘉靖中叶，御史徐九皋上议，欲查历代艺文志书目参对，凡经籍不备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誊写，原本给还，且加优赉。又乞上御便殿，省阅章奏，处分政事，赐见讲读诸臣，辨析经旨。时夏贵谿为礼卿，议覆，谓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备开书目，收采藏贮，所请召见侍从讲官，亦仰体皇上圣学备顾问之意。上曰：“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亦从虚名耳。苟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有余裕矣。此心不养以正，召见亦虚应也。”因命俱已之。盖上已一心玄教，朝讲渐稀，乃欲不时赐见侍臣，已拂圣意，故求访遗书，一并寝罢。惜哉按古来求书者，无过赵宋之殷切，所献多者，至赐进士出身。即故元起沙漠，尚立经籍所，又设兴文署，以编集经史，收贮板刻。当此全盛之世，反视为迂缓不急之事。自嘉靖至今又七八十年，其腐败者十二，盗窃者十五，杨文贞正统间所存文渊书目，徒存其名耳。即使徐九皋之说得行，亦只供攘攫耳。

【赐百官食】太祖时，百官朝退，必赐食于廷。盖用法虽

严，而驭臣有礼。且其时每日赐对无间寒暑，即恤劳亦宜然。至末年赐亦渐疏，唯每月朔望日，各衙门大小堂上官，俱有支待酒馔，历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统七年，光禄卿奈亨始奏罢之。唯元旦、冬至两大节筵宴，礼部奏请举行。其他如立春则吃春饼，正月元夕吃元宵圆子，四月八日吃不落夹，五月端午吃粽子，九月重阳吃糕，腊月八日吃腊面，俱光禄先期上闻。凡朝参官，例得饜饩天恩，亦太平宴衍景象也。至若万寿圣节、郊祀庆成，则有大咽。太后圣诞、皇后令诞、太子千秋，俱赐寿面，又不在此例。近年主上御朝既稀，筵宴顿减。每遇令节，辄奉旨免办。虽稍省浮费，而祖制渐湮矣。

四月八日为释迦生日，所赐亦面食，名不落夹者，从释氏名也。世宗癖佛，改赐期于四月五日，其食亦改新麦面，盖凡属释氏必尽废为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宪孝武历朝法王、国师居停者万人，皆仰给天庖。嘉靖初尽革去，驱众番僧于他所。至二十二年遂命毁之，寸椽片瓦亦不存。今射所是也。

【国初实录】实录不甚经见，唯唐顺宗则韩昌黎所草，故至今传世，然亦不甚详。至宋则备甚矣。《神宗实录》，初为黄鲁直、张文潜辈所修，至绍圣而章、蔡辈改之，尽收原稿入内，以灭其迹。世间遂无旧本。后赖梁师成从秘府传出，始行人间，所谓朱墨本者是也。至南渡后，以章、蔡本为诬罔，命再修，则《神宗实录》凡三开局矣。本朝《太祖实录》修于建文中，王景等为总裁。后文皇靖难，再命曹国公李景隆监修，而总裁则解缙，尽焚旧草。其后永乐九年复以为未善，更命姚广孝监修，总裁则杨士奇，今所传本是也。然前两番所修，则不及见矣。国初时事变革，与宋神宗绝不同，然三更其史，则

古来唯两朝为然。李景隆等进录表，予偶从他书得之，今录附《太祖实录》之后。初修、再修时，杨文贞俱为纂修官，则前后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颜。

【监修实录】实录监修官，累朝俱以勋臣充之。惟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征江西处士杨士奇充实录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开局。修《太祖实录》时，总裁为礼部侍郎董伦、王景彰，副总裁为太常少卿廖升、侍讲学士高巽志，纂修官为国子博士王仲汉、中府教授胡子昭、齐府副理审杨士奇、崇仁县训导罗恢、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而监修者，则未之闻。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实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时监修者为曹国公李景隆、忠诚伯茹瑄。虽文武各一人，皆勋臣也。永乐九年，又以景隆、瑄等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其纂修则属之胡广等。又命杨士奇、金幼孜佐之，而总裁则属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此国初未定例也。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实录》，以英国公张辅、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则武臣一人，文臣二人矣，而总裁则杨士奇等。本年闰七月，又修《仁宗实录》，仍以英国公张辅、通山侯王道、及蹇、夏共四人为监修。盖文武各二人，而纂修亦仍士奇等。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实录》，始命以英国公张辅一人充监修官，其总裁仍属辅臣杨士奇等。自此累朝以来，遂为定制，无复文臣监修事矣。唯嘉靖间修《兴献录》，以定国公徐光祚、吏部尚书廖纪、礼部尚书席书为监修官，盖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典。书成各受上尝。然实录已属僭拟，即欲加隆于列圣之上，从为识者所哂，无足为轻重也。

【避讳】古来帝王避讳甚严。如唐元宗讳隆基，则刘知几改名。宋钦宗讳桓，则并“嫌”、“名”、“丸”字避之，科场韵脚。用“丸”字者，皆黜落。高宗讳构，则并“勾”字讳之，至改“句龙氏”为“纛氏”，盖同音宜避，亦臣子至情宜然。唯本朝则此禁稍宽。然有极异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谥号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盖当时已改尊称为兴宗康皇帝，犹为有说。而建文年号，音同御名，举朝称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讳也？至建文二子，长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与“炆”字无少异，又可也？岂拘于太祖所定帝系相传之二十字耶？似亦宜变而通之。当时方、黄诸大儒在事，纷纷偃武修文，何以不议及此？至后章谥号，又犯太祖御讳，抑更异矣！

【玺文】自秦玺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为文，后世祖之。然其八字甚少，本朝诸宝皆四字，若敬宗庙，则以“皇帝尊亲”之宝；赐亲藩，则用“皇帝亲亲”之宝；赐守令，则用“敬天勤民”之宝；求经籍，则用“表章经史”之宝。又有丹符出验四方，另为一玺。以上俱六字为异。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凝命神宝，则大异矣！先是建文皇帝为太孙时，梦神人致上命，授以重宝。甫即位，有使者还自西方，得青玉雪山，方逾二尺，质理温栗。二年，宿齐宫又梦若有所睹，惊寤，遂命匠琢此玉为大玺。至是功成，赐今名，告天地祖宗，宣示远迩。百官毕贺，大宴文武、四夷于奉天门。玺文曰“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凡十六字。古来印玺，未有此繁称。唯宋徽宗政和八年，于所用八宝之外，又作一玺，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宝”，与此正吻合。靖康之祸，诸宝俱为金

所取，唯此独留。高宗携以渡江，抑为十一宝之第十。盖以蔡京所书，故拙之也。今建文之凝命宝，亦为文皇所斥不用矣。而两重器俱为不祥物也。但宣和间，京甫用事，宜有此夸诞之举。革除时，方、黄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国如累卵，乃亦粉饰虚文如此。何耶？按自古印章，无大至径尺者。似此笨物，未知建文朝施用于何所。且宋定命宝号最大，亦不及九寸。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内人张超。得玉印于坏楼故佛图，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其玉光润，其刻精巧，时以为神明所授，诏天下大酺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见。然元魏所得，只方三寸，形模最小，仅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尚存古式。

【园庙缺典】懿文太子寝园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例遣南太常寺属道官为奉祀者行礼。乃哀冲、庄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则遣都督亲臣往祀。向来人心颇不愜，而无敢言及者。至万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谢杰，始抗章议其非礼。上下部详议，始改遣南京五府佾书官行礼，似于祀典稍加隆重。而礼之未备者，尚多可商。按宏治中台州人缪恭走京师，上书言六事，其一请封建庶人之后为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怒，谓为讨死，囚之兵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列圣相承，善体文皇意中之事，无奈臣下溺下习闻，无能将顺。惜哉！

【陵寝之祭】列圣陵寝，俱在京师天寿山。其在金陵，唯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寝园耳。太祖一岁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园则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谥兴宗时，加隆祔庙，有此缛礼。其后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视为寻常故事，